



XIAO

迟到的微笑

ZHONG YUAN NONG MIN CHU BAN SHE

刘武 梁经书 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时代洪流冲刷着西北这块荒凉贫瘠的土地，也动摇着盘根错节深扎在人们传统意识中的封建观念。在婚礼吹奏的鼓乐声中，如雪似玉的棉花地畔，坎坎坷坷的高坡沟底，传扬着一则则美丽而忧伤的故事，谱写了一首首如泣如诉的怨歌。

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熔铸了作者灼灼的情思和心血，艺术地再现了当代农村生活尖锐复杂的矛盾，刻划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伦理与道德、愚昧与文明面前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精神面貌和复杂心态。作品蕴涵了浓郁的悲剧意味，盈漾的情感激流冲击心扉，充满乡土气息的字里行间所闪耀的思辩之光，为读者照亮了广阔的思维空间。



刘 武

梁经书

作者简介

刘 武 男 37岁 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会员，临猗县文联主席

1980年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《中外名言锦语选》

1981年，漓江出版社出版《彩贝集》

1989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小说集《失踪的新娘》

1990年，希望出版社出版儿童中篇小说集《黑马驹怎样找到了金钥匙》

梁经书 男 50岁 山西运城地区司法局副局长，曾发表论文数篇

目 录	婚礼上的哭声..... (1)
	迟到的微笑..... (43)
	失踪的新娘..... (79)
	四神仙巧遇..... (136)
	崔树正放墙..... (148)
	神秘的贩药人..... (160)
	夜幕下的罪恶..... (176)

婚礼上的哭声

洞房花烛，鼓乐喧天，谁不说这是人生喜事？年轻时苦苦相恋，白了头方成佳偶，更是大喜特喜。谁知道，赵家庄的喜喜老汉和如意婶子一对老鸳鸯成亲这天，却哭天抹泪，心肝欲碎，一个寒了心，一个要跳井，这倒是为了啥呀？

村里人嘈成了一窝蜂。有的说：“这怪喜喜老汉那没良心的养子靠靠。”有的说：“这怪如意婶子那不争气的儿子大憨。”还有的盘根问梢，怨上了大憨那没过门的媳妇杨丽娜。可大伙儿哪里知道，插下这个乱子的罪魁祸首，却是村里头的调解员赵马虎。

一、关于赵马虎

赵家庄上名人多，头一个便是赵马虎。

赵马虎今年四十出头，中匀汉子长条脸，瘦巴巴身材直腰杆，论模样儿精精干干，做起活来利利索索，倒是看不出一丝马虎影子来。当然，他的尊姓大名也不叫赵马虎，唤作赵让让。只是因为让让说话总把“不能马虎”几个字挂在嘴上，村里调皮鬼私下里便叫他“不能马虎”，叫来叫去，又嫌字多拗口，干脆就叫他“不马虎”。

前几年，队里吃大锅饭，谁锄地没锄净啦，谁敲土坷垃没敲碎啦，谁从场里抓了把麦秸啦，谁走路往裤兜里捎了两朵棉花啦，队长都是睁只眼闭只眼。他却爱从中插上一杠子，说张三，道李四，黑脸一吊，一句一个“不能马虎”，常常和人吵得红脖子涨脸。大伙儿念记他是个实心人，不记仇，推举他当了贫协组长，一个不挣钱光管闲事的芝麻官，他却乐颠颠象拣了个金元宝，有天没日头地越发胡积极起来。

这几年，闹腾责任制，支书没人请，队长无人问，保管剩下一杆秤，饲养员落了根搅料棍，贫协组长干脆就让人家提了裤子。让让没了帽翅儿，好几天难受得出不了门，自觉得当干部没下场，算计着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好在他还有做豆腐的老手艺，便拾掇起豆腐坊，买了头小毛驴，见天黑灯打火地做豆腐，逛逛荡荡地卖豆腐。媳妇水仙抽空搭个手，小日子竟也过的滋润。他原想，今辈子当个草头百姓

混混跼跼也就交代了。没料想，一年后改社建乡，村里头成立村民委员会，大伙儿舍不得让他闲着，又齐声选他当了民事调解员。

说起这调解员，比起那贫协组长，更是个没油水的差事，权是越发小了，事却越发多了。谁家夫妻吵了架，谁家婆媳不说话，邻里邻居闹纠纷，兄弟散伙要分家，全都一窝蜂地拥上门，闲事稠得搅疙瘩。清官尚且难断家务事，他赵让让难道有抽刀断水的法术？黑着脸“不能马虎”判了两起官司，便惹得几家抽嘴吊脸。天长月久，岂不臭了一村人？赵让让胆怯了，心寒了，接受前些年的教训，一改秉性，碰到扯不清的事，便摇头，便摆手，一句一个“马马虎虎”。村里人乐了，去掉“不”字，当着面喊他“赵马虎”。

说到这里，大伙也许挺纳闷儿。嗨，说来说去，赵马虎原来是个和稀泥抹光墙的家伙呀。呀呀，如今这号人，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，一个个活象香包子似的，还能捅出乱子来？不信！不信！其实，要细细的论起来，村东头的“老爱受”也脱不了干系呢。

二、关于“老爱受”

赵家庄上名人多，第二个要数“老爱受”。老爱受便是那喜喜老汉。

喜喜老汉今年六十出头，慈眉喜眼婆婆嘴，脾气随和得象把软面条。他一辈子做庄稼要不了犁耩耙耕，做生意贩不了鞋帽百货，却在“八条系”上创生计，做一手呱呱叫的好

凉粉。

晋南这地方，三岁小娃都知晓，要想凉粉入眼好看，除非用绿豆粉面来做。这道理一清二楚，粮食粉，色气亮，而儿细，韧性好，自然做得上等货。喜喜老汉绝的是，能用红薯粉面打出绿豆粉一般的凉粉来。不是胡吹熬煽，有空儿你到老汉摊子前转转，那凉粉坨儿往方盘上一放，软溜溜的，颤悠悠地，磁亮亮象块玉石。你说热炒，他掂起明晃晃的铜片刀，“嚓”地剁一块托在掌上，嗖嗖嗖，嗖嗖嗖，如挽花儿似地，眨眼间便在炒锅上落下一堆碎凉粉块儿。香油儿一倒，葱花蒜片儿一放，三角铲呱呱儿拨拉，便炒得黄生生，油汪汪。然后取个小盘子往上一扣，片刻功夫，捂得热烫烫，软乎乎，香喷喷，管叫你吃完了，伸出舌头把盘底儿都舔个干干净净。你说凉调，老汉捏个紫铜捞子，撩起水，在凉粉坨上三绕两绕，便盘下一堆银丝来，抓一把到碗里，芝麻酱、芥菜油、生蒜泥、油辣子，样样数数往里一调，一张嘴，呀呀，你的馋水儿不淌得尺八长才见鬼。

老以前，时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，卖凉粉也属尾巴一类，自然不敢招摇过市。政策放宽后，老头子吃了定心丸，把凉粉担子整修一番，擦得一尘不染，逢集赶会又干开了老行当。如今人们的嘴巴儿都馋，老汉的牌牌又亮，担子放到哪里，红到哪里，票票就象流水似地，哗哗哗直往手里涌。俗话讲：小水儿渗倒城墙。三两年功夫便发了财。

老头子有了钱，划院基，盖新房，又给儿子娶媳妇，件件大事都办妥，正想松口气度晚年，谁知道乐极却生出悲

来。

原来，喜喜老汉中年丧妻，曾抚养了个儿子，起名靠靠，全把一腔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所以待起儿子来，比一般人越外出格。比如蒸馍馍，老汉总蒸两样，儿子吃头箩面，他吃三箩面；比如穿衣，他穿的衣服补了又补，儿子从头到脚却要一崭新；再比如做家务活，担稀茅，打猪草，脏重活儿他都揽在自家身上，却愿让儿子躲在炕上看闲书。岂不知宠儿惯儿，犹如杀儿，靠靠自小便养成了一种吊二郎荡的坏毛病。吃起饭来挑挑拣拣，穿起衣来摔摔打打，干起活来懒懒散散。稍不如意，不是顶撞就是哭闹。老汉不见怪，还一味迁就，村里的人叫他“老爱受”。靠靠呢，村里人叫成了“靠不住”。

去年正月，“老爱受”给“靠不住”张罗了个媳妇，大名叫个香草，模样儿还俊，人也勤快，就是胆儿小，缠不过那阎罗似的丈夫。“靠不住”有了老婆，觉得自家的翅膀硬了，越发无法无天，在家里横怕动，竖怕挪，还迷上了打扑克耍赌。赌赢了，眉开眼笑；赌输了，贼脸一吊，不是恶声恶气逼老爹出门赚钱，就是摔摔打打撵老婆下地做活。老汉乏地跑上一天，到家里冷锅冷灶的，连口热水也喝不上，背着人不知淌了多少辛酸泪。

这天，喜喜老汉擦黑儿进了门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厨房里又是锅干瓢净。一阵伤心，竟蹲在门槛上哽哽咽咽哭了起来。

也是合当有事，哭了没几声，赵马虎一头撞上门来。

赵马虎是个孙猴子脾性，买完豆腐吃罢饭，喂过毛驴抽锅烟，在家里闲得呆不住，便信马由缰地串起门来。路过喜喜老汉家门口，听见哭声，心里奇怪，便闯进去探究竟。喜喜老汉正愁一肚子苦水没处放，恰好调解委员找上门，便一把拉住让让的袄襟，揪心扯肝地诉起冤枉来。

你说，叫你碰到这场面，咋办？

稍微有点脑子的人自然是不哼不哈。你诉你的苦，我抽我的烟，听完了，烟灰叭叭叭一磕，自管自回家去睡安然觉。古人有言在先：闲车少开，闲事少管嘛。偏偏这个赵马虎沉不住气，听完了，心里忿忿不平，眼睛一瞪，信口胡绾道：“你这人，真是‘老爱受’！娃娃到跟前不好，马马虎虎找个老伴，也对凑到上西天咧。”

老爱受一听，正中下怀，不由得长叹一声道：“不瞒老弟讲，我思谋来思谋去，眼下也只有这条路了。你就积福行善，给老哥端相个合适人儿吧。”

赵马虎一听，一双眼睛瞪成了鼓环儿。哟哟哟，一句闲话惹下了麻缠事，这可叫人咋弄咧。

三、搭不拢的鹊桥

赵马虎回到家，左思右想睡不宁。

他后悔自家多说一句话招来了麻烦，又觉得喜喜老汉实实在在可怜。可说到九九归一，找个猪买个羊容易，当下要给老汉配对成双，只怕是件挠头的事儿。真是不管使不得，管又管不得，难呵难，难煞人。

媳妇水仙被他折腾得睡不好觉，还以为男人身子不舒服呢，待到问清原因，指头尖尖直戳让让的脑瓜子：“你呀你，真是个马虎人。四下里瞅瞅，如今谁不是各顾各，偏你能，光给自家揽罪孽！”

让让叹口气道：“老汉央咱办事，咱不应承也不对吧。我想啦，这事儿也认真不得，马马虎虎给他介绍一个得啦。”

水仙鼻子一哼：“只怕你马虎不出个样子来。狗咬耗子，多管闲事！”

让让听了发笑：“你呀，怪不得巷里人叫你奶油冰棍，真是又凉又滑。”

水仙一赌气，面给他个脊背：“你好，你给人家当儿子去。”

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让让拿被子把头一蒙，呼噜呼噜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一早，让让又赶着毛驴车出了村，走东庄，串西庄，转到五里外的古今园。村口口碰见郝大婶，冷丁想起一桩事来。原来，这郝大婶早年间和喜喜老汉还有一段情缘哩。

三岁投娘，说来话长。郝大婶名叫郝如意。五岁那年，河南老家发了大水，一家人悽悽惶惶逃荒来到山西。一路饥寒交加，老爹爹没过几天便口吐鲜血离了人世。谁知祸不单行，这年中秋，如意在门口玩耍，又被一个过路的人贩子抱了去。母亲听到音信，扭着小脚忙追赶，追一程又一程，一步一个血印子。眼见得绕过一道土岭，连娃娃个影影也看不见了。老人家心如刀绞，凄惨惨一声叫，扎进了身旁滚滚奔

流的涑水河。

此后，如意被卖给了河东的大财主“白脸狼”。小小年岁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整天淘米磨面，看娃做饭，挨打挨骂，受尽折磨，好似跌进了黄莲坑。那时节，喜喜也在白家扛长工，碰见个粗笨活儿，就上前帮忙。如意有啥想不通的地方，便好言相劝。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苦水里泡开并蒂花，两人情投意合，便私下里订了终身。

谁知好事多磨。第二年正月，伪县长“三角眼”来白脸狼家做客，一眼迷上了这如花似玉的姑娘，硬要讨去做小老婆。白脸狼敢不巴结？当天下午，派两个狗腿子，生拉硬扯，一顶小轿把如意送到了县衙门。

喜喜下晌回来，不见意中人，心里起疑云，待到问清根苗，气得满眼泪花滚，半夜里，一跺脚放把大火烧了白家大院，远走高飞投了解放军。

两年后，喜喜挂彩退伍回到老家，家乡已经解放。三角眼县长被老百姓乱棍打死，如意也没了下落。他背着馍布袋，访遍了县城周围的十村八庄，死活没个踪影，心灰意冷，只说这辈子有情人难得再见一面。没料想，半月后喜喜被推举当上了民兵队长，带人到十里外的古今围清白脸狼的浮财，天赐巧合，竟在一位老大娘家碰见了流落在村里的如意，情人相见，悲喜交加，抱头哭成一团。诉罢衷肠，两人商定了婚期，急切切去领结婚证，谁知一盆冷水迎面泼，乡干部里说革命军人不能和伪县长的小老婆结婚，活活拆散了一双鸳鸯。

如意认了命，含着泪和一个老实庄稼汉订了亲。夜里，喜喜踏一路月色去看她，院门关得铁扇一般。喜喜心酸得不得了，哽着嗓门唱起了小曲儿。

“一腔腔心意看妹妹，
好妹妹为啥不开门？”

走你家宅顶瞭你家院，
你家有哥哥的牵魂线。

夜夜在你家大门外，
不知妹妹你在不在？”

如意的心碎了，低声和唱道：

“耳听见哥哥唱着歌儿来，
热身身扑在冷窗台！

青草穗穗一柱柱香，
满眼眼瞭哥哥半后晌。

十七八开心交朋友，
交了个哥哥泪长流。”

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，如意的丈夫没熬过六零年那关口，撇下孤儿寡母头里走了。如意又当爹来又当娘，日子过得好清苦。

旧事重忆，让让灵机一动：嗨，论起他俩个的旧情，也算深厚哩。如今又一个光棍，一个寡妇，咱马马虎虎撮合几句，说不定还能成就一桩美事哩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哇！

想到这里，赵马虎笑裂了嘴，咕咕咕赶了豆腐车上前。见过如意婶子，拐弯抹角把喜喜老汉的心事讲了，眼巴巴等人家点头应允。哪知如意婶子听罢，脸上却没得一丝笑纹，楞了半晌，叹口气道：“难为兄弟你了。只是……唉！年轻时费那么大的劲都过不到一搭儿。如今老都老了，哪还有这些闲情。”

呀呀，这倒是为啥？赵马虎不禁纳闷起来。

四、如意婶子的心病

赵马虎哪里知道，如意婶子还有块心病哩。

这事说来也怨她。当年，心一横找了个老实人，只说这就算窝囊到底了。哪想到，窝囊丈夫人先走，还给她丢下个窝囊儿。

窝囊儿名叫李大憨，和那老实爹活脱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。五大三粗一疙瘩劲，就是脑袋少根弦。前些年，大锅饭里熬稀稠，上工下地听钟声，他赚的工分在队里总是头几名。这几年，土地到了户，人人闹致富，有心眼有门路

的全都飞出去抓现成。只有他，东山日头背西山，只知侍弄那几亩田。亏得如意婶子量才使用，让他走村串巷收废铁，罐头瓶，逢集赶会往城里送，小日子才算有了起色。

光景过得喘过气，如意婶子便给儿子说媳妇。谁知如今闺女的眼皮都薄，不是要万元户，就是寻大学生，正儿八经的庄户小伙子就象六月天的西葫芦，大堆小堆无人问。日月如梭，眼看大憨就是二十九奔三十的人了，媳妇还在半空悬着。如意婶子今日愁，明日愁，愁来愁去白了头，四处央人说好话，对门三婶才给提了本村一个姑娘。

姑娘姓杨名丽娜，和人说话，爱把屁股扭来扭去，人称“杨三妞”。这杨三妞万万不可小瞧，模样儿虽不太出众，却谈得一手好恋爱。只是失检点，小小年岁就把肚子弄大了，名声一下大跌，对了好多象，全都吹了灯，直熬到二十八九难出阁，这才屈就了李大憨。

俗话说：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。杨三妞没捞上白马王子，不甘吃亏，便绞着脑汁在彩礼上打主意，见了大憨，飞个媚眼，屁股蛋子扭来扭去，提出结婚十大条件。啥条件？还是前几年城里流行的十字歌，经她苦心修改一番，竟也顺口好听：

一套家俱皮沙发，

两个声道双喇叭，

三洋彩电顶呱呱，

四季衣裳要快巴，

五十铃木沙沙沙，
六双皮鞋长统袜，
七十元眼镜要变化，
八件首饰没麻搭，
九（久）闻手表数梅花，
十块钱票子一千八。

大憨一听，三魂飞了两魂半。我的妈呀，又是彩电，又是摩托，变色眼镜金首饰，还要那么多的人民币……就是把浑身骨头砸碎熬成油，也拿不出那么多呀。

回得家来，鹦鹉学舌给如意婶子一讲，老人家眼前一黑，跌坐在炕沿上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
想想，眼前摊上这么一对活宝，她还有心思找老伴谈恋爱？

这些底细，都是赵马虎向古今围人打听后才知晓的。他摇摇头，不以为然：“嗨，个人事归个人事，儿子事归儿子事，那能顾了这头丢那头呢？”可是，如意婶子不允婚事，这可咋办？想来想去，他竟想出个马虎主意，不由得“扑哧”一下乐了。

五、塘水悠悠情意长

赵马虎想了个瞒天过海的傻主意。想让喜喜老汉和如意婶子立马见面，立马谈妥，来它个旗开得胜。

嗨，如意婶子不同意，这好办，先叫喜喜老汉来见面。

老情人见面，那有不开口之理？说东道西，岂能不扯到老题目上？瞧他们谈得热闹了，上前当面挑明，然后向村里人一宣布，嘿，生米成了熟饭，不就了却一桩心愿？

主意打定，赵马虎便暗地里盯起如意婊子的梢来。一天傍晚，他眼见如意婊子提了一篮子衣裳到池塘去洗，赶忙风风火火找喜喜老汉报信，说是对象已经找好了，就是他当年的老情人，眼下正在池塘边等着会面哩。

喜喜老汉一听，咧嘴一个劲儿憨笑，当下换上新衣服，乐颠颠来古今园赴约。

来到村头，塘水悠悠，勾起了喜喜老汉一腔心思。他想起了当年熬活时村头那口池塘，也是这么大，也是这么幽静，也是这么撩人情丝……那年，他们头一回约会，就在池塘边，晚霞红红地，活象给如意披了一身红绸子。他搂着心爱的人儿，活象搂了个火炉子，浑身热腾腾地淌汗哩……后来，三角眼县长抢走了如意。他又急又气，跑到塘边望呀望，腿站酸了，眼望直了，还是不见个人影影……唉，往事如烟，忆来叫人断肠，老汉鼻子一酸，两行老泪顺着面颊淌了下来。

如意婊子蹲在塘边，心里头也是苦涩涩的。喜喜老汉在塘口口一露面，她就瞧见了，浑身象着了火，心里头扑腾扑腾直跳。

“夜夜梦里会哥哥，

泪水水打湿热被窝……

这多年，谁知道她的疼，谁知道她的伤，谁知道一个寡居女人的苦和愁？